

般若之舟—念佛求生淨土

早化淨土青蓮（二） 劉素雲老師主講 （第九集）

2012/6/21 香港如心海景酒店 檔名：56-125-0009

現在咱們接著上一節課的內容繼續進行。上一節課講到第四顆心，我有一顆真誠心，真誠待人不欺人。

第五顆心是「我有一顆清淨心，身處濁世不染塵」。這個清淨心不染塵，應該這麼說，在這個亂世，那個污染是特別嚴重的。你原來工作過的那個環境時時刻刻對你都有一種誘惑，你怎麼辦？我覺得我在政府部門工作二十年時間，沒有什麼大權，手裡也有點小權。但是這個權力對我來說，我沒有把它用於中飽私囊，就是用這個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利，因為我不習慣這個。我記得我在工作的過程當中到各地去檢查，人家有些時候也送妳一點小禮物，他們對我了解了，都直接告我，說大姐，妳放心，我們買禮物不買妳那一份。我說那好，那好。就這樣，你比如說我們去八個人檢查工作，他買禮物買七份，不帶我那份，就這個我心裡就特別踏實了。那有的不是那麼太熟悉，人家不可能把妳拋在外面，就得給妳買一份。後來他們逐漸的了解我的性格特點了，事先都得告訴我幾句。就是這樣。所以後來就隨緣，我曾經說過，我也曾經接受過人家給我的高檔絨衣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高檔的，反正據說一千二、三百塊錢一件，大概是算高檔的了。我拿回來以後，我自己一件沒穿。我老伴跟我商量，說那妳不穿，我穿一件行不行？我說不行，穿在你身上，我成天看著，我鬧心。後來他說那怎麼處理？我說送人，那時我還不會結緣這個詞，我說送人。所以我都送給別人穿，就這樣的。那衣服誰穿還不好？但是我真是不太習慣這些事。

我非常感謝父母從小培養我和我姐我們倆，父母都是一般的老

百姓，父親是普通的工人，母親是普通的家庭婦女，也沒有文化。但是她這兩個孩子在母親和父親的薰陶下，應該說還是比較傳統的。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爸爸媽媽告訴我和我姐，從小就不佔別人便宜，吃多大的虧也不佔別人便宜。特別是那時候自然災害，沒有糧食吃，特別餓。那個時候我正好上中學，我姐姐懷我第一個大外甥女，她就吃飯特別多，怎麼吃都餓。那時候糧食定量，我爸、我媽、我、我姐夫，我們四個人的飯都省給我姐吃，她還吃不飽。餓得我上學走道腿都發軟，真是的，就覺得那時候要吃一頓飽飯，吃一個窩窩頭，那都共產主義了，就覺得共產主義就是能吃飽飯，能吃窩窩頭。你們現在年輕的不知道飢餓是一種什麼滋味，所以現在有些人不珍惜糧食，滿桌子的吃不兩口呼呼的都倒垃圾桶去，罪過、罪過，有多少人吃不上飯。

我記得我和我姐在鄰居的帶領下，到一個地裡去弄那個趴拉棵的大頭菜的那個底。因為大頭菜叫人家已經切掉了，收割收回去了，剩下趴在地上那破菜葉，就趴拉著那個葉。我們就把那個葉撿回來，然後拿水洗乾淨，剁碎了，和苞米面和在一起，還不能蒸乾糧，你得就是弄那糊塗粥，那就不錯了。我記得我和我姐就去跟人家撿這個，回來以後放在地上還沒等做、沒等洗，我爸下班回來問，哪弄來的？我們說撿的。說在哪撿的？在哪邊，什麼什麼地裡。跟誰去的？跟鄰居。我爸說話特別少，我爸就說，從哪撿的送回哪去。這我姐我倆是一句不敢反抗，好不容易撿回一點破菜葉，這老爸讓送回去，那我倆就拿著這撿的菜葉，特守規矩，不告訴從哪撿的送回哪去嗎？我們就得從那塊地撿去，還得送回那塊地裡去，我和我姐就把那個菜葉就送回去了。

回來以後爸爸說，現在全國人民都沒有糧食吃，都很苦難，毛主席都不吃肉了，我們不能給共產黨摸黑，要同甘共苦。所以我們

從那以後再也不出去撿菜葉了，餓著就是餓著，就能有這個勁頭。所以我為什麼說我佩服的兩個標準的共產黨員，一個是我的父親，一個是我的公公，這就是在我，那確實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那種表率作用。真是，我給大家說過，我爸是木匠，人家裝刨花都裝那個木頭塊，那回來燒火扛燒，我爸就裝那個刨花，不帶帶木頭塊的。我小孩羨慕人家，鄰居人家拿回來全都是木頭塊，為啥咱家這就是那個刨花，而且是一個袋子，人家都是把兩個袋子縫在一起，那裝那麼多。我爸說不行，不能跟人家比，公家單位讓裝一袋刨花，咱就裝一袋刨花，不可以多拿。

所以就這些點點滴滴的，真是對我的人生影響非常大。所以可以那樣說，六十多年來我自己回過頭來看一看，我沒有佔過誰的一點便宜。後來我受戒以後我對照，我覺得我佔了什麼便宜？公家的稿紙、公家的信封，佔這個便宜了。因為我們政府機關是怎麼？它那個信是統一發，都由通信員統一發，它有一櫃，你就把你要發的信裝在那櫃裡去。因為我們發的大量都是公文，偶爾的寫一封私人的信，又懶塌塌的，也不出去郵局去郵了，就放在這裡，直接就給發出去了，就這個有。除了這個以外，其他的什麼便宜我還真找不著。所以說我覺得我這麼長的時間，就外界環境對我的污染很少，我沒沾染多少。你要說一點沒有，不客觀，你畢竟生活在這個人世間，大環境就是這樣的。但是我能體會得到的，能夠認識得到的，我絕對不主動去沾染這些個東西，所以我覺得我的心是比較清淨的。

第六顆心，「我有一顆平等心，沒有分別對待人」。就是現在我自己對號，因為老法師說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，沒有我恨的人，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，我一直做為我的座右銘。所以我就對照我自己，我現在我還有沒有討厭的人，還有沒有就是我瞧不起的人？

好像沒有。就這一點我說我有一顆平等心。所以我說我由清淨心在向平等心提升，這不就又上了一個檔次嗎？這是第六顆心。第七顆心是，「我有一顆慈悲心，捨己為人度群生」。就我心比較善、比較軟，我自己怎麼難、怎麼苦我都能挺著、扛著，我看不得別人苦，別人有苦、有難我真是心不忍，也可能天生阿彌陀佛就給我一個菩薩心。所以我自己覺得，這個慈悲心我有。

第八顆心是，「我有一顆平常心，平平常常做好人」。我就是大家當中的一員，我就是一個普通人、一個平常人，用我的話說，我就是普通的一個老百姓，我就過我老百姓的平常日子，平平常常才是真。所以你們見我以後是不有這種感覺，我沒什麼特殊的，我和你們大家是一樣的，我們都是念佛人，都在求生淨土。所以我覺得做人就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人，不要把自己弄得好高好高，覺得很不平常，那讓人家不會接觸你的。第九顆心是，「我有一顆金剛心，選定念佛終不悔」。我雖然慈悲、善良，我心軟，但是我這顆心必須得是金剛心，那就是堅定不移不動搖。我選定了念佛，我這一輩子不會後悔的，不管多麼艱難困苦，我一定要一句佛號念到底，一直念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

最後一顆心是，「我有一顆正覺心，今生誓做大覺人」。我覺得我這顆心的好像心量也不小，我不單是要做覺悟的人，而且是要做大覺悟的人。我記得有一次在新加坡講課，我上台我就這麼說的，我說你看老法師培養了一個三梯隊，我六十多歲奔七十了，胡小林老師五十多歲奔六十，那時候定弘法師三十多，三十八歲那年好像是，我說奔四十，這不是一個三梯隊嗎？我說現在，那時候定弘法師還沒出家，我說博士是博士學位，胡小林是碩士學位，我是無學位。這個你說年齡從大到小是個梯隊，這個學位從小到大，我給我自己封個無學位。我說看來人世間這個學位我就拿不到了，快七

十的人了，來不及了，我說我就等著拿佛門的那個學位，而且我要拿到那個最高的那個學位。不是開玩笑的話，我真是那樣想的，這個事要麼我就不做，我做我就要做好，不能半途而廢，也不能稀裡馬哈。所以我堅定的相信我自己，我不單能成佛，而且我要做大覺悟的人。

這就是我的十顆心，我再重頭給大家讀一遍，我有一顆娃娃心，童心童趣到如今；我有一顆水晶心，玲瓏剔透能照人；我有一顆包容心，時時處處諒解人；我有一顆真誠心，真誠待人不欺人；我有一顆清淨心，身處濁世不染塵；我有一顆平等心，沒有分別對待人；我有一顆慈悲心，捨己為人度群生；我有一顆平常心，平平常常做好人；我有一顆金剛心，選定念佛終不悔；我有一顆正覺心，今生誓做大覺人。我把我這十顆心供養給大家，和同修們共勉。我非常喜歡這個十顆心，就算是一首小詩，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用這十種心來待人處世，我們的生活肯定是幸福的、是快樂的、是和諧的。

這我就不習慣照稿，一照稿找不著行。我這個心，這不是十顆心告訴大家了嗎？那天就把這個十顆心這個小詩寫完了以後，突然有一個念頭，這真是念頭，我就想我爸為啥給我起個劉素雲這個名，這名啥意思？這個可是我琢磨琢磨，翻翻字典，這個名啥意思，為什麼要起這個名字？我就琢磨明白了，這個可是我琢磨明白的，這個也是好奇心，突發奇想就把它琢磨出來了。先說這個素字，這個素字是什麼意思？有兩個意思，一個意思是本色，就是白色這個意思，第一個。第二個是本來的意思，那你說本色的、本來的，那不就是我的自性嗎？那我爸給我起名就把我自性都加到這裡面，這不對我就是那時候就開始加持我了嗎？這是素。

再說這個雲字，這個雲代表啥？我們在座有好多同修可能帶著

這個雲字，你們可能不知道這雲代表什麼，這回我告訴你們，這個雲是代表不執著、不分別、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非空非有，這個雲就是代表這個意思。你說這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執著、不分別，非空非有，你說這個字妙不妙？太妙了。這兩個字和起來，素雲，就是說，妳的自性是非空非有的，就是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對自性的那個概括，說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；何期自信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；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那我這個名就把這個自性包括在內了。我當時把這個名字琢磨出來這個意思以後，我心裡特高興，我就想我這老爸也沒啥文化，他怎麼能給我起出這麼高明的名字，因為我爸沒有文化。

我爸爸是哥三個，他是老三，我大爺，就大伯父，是醫生，那是我們雙城市方圓百里出名的老中醫，外科。給自己做手術，對著鏡子就可以做，就後面長那個叫什麼手垢，還是什麼能要命的那個東西，他自己照著鏡子就可以把自己的手術給做了，就那麼高明。八十四歲了，能騎自行車，那農村，不都農村嗎？一個屯、一個屯的，騎自行車去給大家看病，有錢給錢，沒錢免費，就那個時候能做到這一點，我小時候多少有點印象。我這個大伯父是八十四歲那年走的，怎麼走的？上午騎著自行車給我們鄰屯的一個人去做外科手術，中午回到家裡，我那個哥哥嫂子他們是在一起住，做的小米乾飯，大蔥蘸醬，就這個飯。桌子也放上了，飯菜也擺上了，大家也圍著桌子坐上了，我大爺還沒等拿筷子吃飯，一瞬間，用現在的話說，往生了。你看剛給人家騎自行車去做手術，做完了回來，坐在炕上這沒等吃飯，誰都沒想到，人就那麼一瞬間就走了，是我大爺就這麼走的，是醫生。

我二大爺是帳房先生，管收帳的，這哥倆都有分工了。輪到我爸這老三老疙瘩，按道理應該是最吃香的，我爸是幹什麼？扛長活

的。所以我說這安排挺妙。我爸八歲開始扛活，所以我爸不識字，沒念過書。但是我爸後來字寫得特漂亮，怎麼練的？把那個豬、羊趕到山上去以後，我爸就那個土面給它弄細分，然後拿那樹枝就在那細土面上寫字，練了一手好字。我爸字寫得比我漂亮多了，我這字彎彎勾勾的，沒個體、沒個形的，我爸那時候就說，小雲，妳倒練練字，妳這是啥字？我為什麼這字寫成這種程度？因為小學三年級之前，我用左手寫字。因為那時候在農村上學，那校長、老師都是屯親兒，我在家是老姑娘，嬌生慣養，我就用左手寫字。所以這次來吃飯，我還有一個，那個傅居士我發現她是左撇子，我天天我想這一桌有一個跟我作伴的，你看我是左撇子。

那天老法師在這吃飯時候，讓我往他那邊靠，說再加個椅子，多加一個人，我說師父，我是左撇，我再靠你，擋著你胳膊。師父說不能，不能。就這樣事的，現在我也是左撇。我那時寫了三年字，你看小學練寫了三年，基本就成了。後來我們從農村就搬到哈爾濱，老師也不是屯親兒了，妳怎麼拿左手寫字？不行，必須得改。我回家就耍熊了，我跟我爸我媽說，不去上學了，那個老師讓我改手寫字，我不去了。這我爸天天那時候得背著我，把我送學校去，那都三年級了。就這樣，又改改改，真憋屈，給我改了一年多，給我改成右手寫字了。但是我到現在我就寫不好這個字，反正我寫字有一個優點，快，記錄絕對，你說多麼快，我大概能記下來，這可能也是一種天才，我就有這個天才。就是這樣，這是爸爸不識字，就那麼練了一筆好字，我就琢磨這不識字的老爸，他也沒接受過什麼教育，誰告訴他給我起了這麼好個名字？

我姐姐的名字叫劉素青，那個青沒有三點水的那個青。後來我分析完我自己的名字，我給我姐也分析分析，那個素我倆是一樣的，沒說的，那我想我姐這個青怎麼說，那我就想，青出於藍而勝於

藍，我姐今生一定成佛。我姐這一生最大的優點，忍辱，從小到大就受氣，我爸爸媽媽喜歡我，不喜歡我姐，所以你看就兩個姑娘，你看我姐從小就受氣，這爸爸媽媽都不太得意她，按東北話說。第二，上學受同學的氣，受老師的氣，她不知道犯什麼毛病，反正誰都可以欺負她。再說，還受我的氣，我從小就欺負我姐姐。我不舉過例子嗎？我爸說要一家給我們買件衣服，那時候叫棉猴，就是那個大衣上面直接戴帽子的，那叫棉猴。我爸跟說我，小雲，我這個月開支，我先給妳姐買一件，下個月開支再給妳買一件，行不行？我答應可快了，行，行。這我爸這個月開支就給我姐買了一件棉猴。這穿上上學，我倆一起走，要過兩個火車道，過第一個火車道的時候，我就回頭看看，看看我爸擱沒擱後面跟著，因為我爸上班我們幾乎是走一個路線，後面看看沒我爸，前面也沒人，後面也沒人，站住、站住。站住幹啥？脫下來、脫下來。這我姐就得乖乖的把那棉猴脫下來，穿在我身上。妳倒把妳身上穿的衣服脫下來給妳姐穿上，妳換換也行，沒換。妳脫下來，我穿上了。

穿上，我姐凍得哆嗦的，我倆就上學去了，上學這一天都是我穿著。等放學回來的時候，再過那面那個火車道，我脫下來了，穿上，這我姐就得乖乖的穿上，就這樣。大約是二十多天，天天是這麼倒騰的，過這火車道脫下來，我穿上；回來過那火車道，我脫下來，她穿上。所以爸爸媽媽不知道，以為我姐穿著。後來有一天，我們正在那脫著衣服，我爸過來上班，幹啥？我姐說，小雲冷了，我脫給她穿穿。我姐都不帶說我命令她脫下來的。我爸說這還有幾天我就開支了。實際我當時心裡想，誰讓你不先給我買。但是人家問妳了，說我下月給妳買行不行，妳答應了，說話沒算數，答應了心裡也不痛快。所以就這樣，我姐沒穿幾天，可能也不到十天，我爸就又給我買了一件，這回我不扒她的衣服了。所以我姐現在都說

，就姐倆，我從小就聽我妹妹的，我妹妹讓我幹啥就幹啥。到現在我姐都聽我的。

我姐有點什麼？應該說能力，她就是說前面有個小屏幕，那個屏幕就像打字似的，嗒嗒嗒，一行，嗒嗒嗒，兩行，她有好多那個偈子，我後來我說停筆，不能記。我姐說，小雲，不是我編的，它出來，我就拿筆記下來，不行嗎？我說不行，一首也不行記。就這樣我姐就乖乖的撂下，一首不再記。我說妳的任務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除了這四個字，其他的和妳沒關係。所以我姐現在在家裡就乖乖的念阿彌陀佛。她忍辱特別好，誰都能欺負她。你看今年，比我大四歲，也七十出頭了，還是那麼窩囊。用我的話說，她就是面窩窩，就像那傻瓜一樣，面乎，誰都能去搓沾她，你說這樣她能不成嗎？

人現在雖然是沒有一條腿，那也是表法。因為她得的是骨癌，你們想骨癌多疼，六年堅持著，在我那住半年，我都不忍心看，黑天白天不能睡覺，那真是疼。後來怎麼手術的？丈夫、兒女都說，這麼折騰還能行嗎？因為那個是到最後，手術之前，她那個腿那個大包有多大？就二尺二寸的褲腿，提不上去，那個大包就那麼大。所以就在那種情況下，我姐問我，這也得請示，這我老妹妹說了算，小雲，妳姐夫和孩子們都讓我做手術，妳看我怎麼辦？我這回我就沒給人家拍板，我說姐，因為妳有丈夫、有兒女，這個事妳得自己拿主意，我不能說妳做還是不做。我說既然大人、孩子都看妳太痛苦了，願意讓妳做，那妳就做。我姐就把這個手術做了。

她做手術那天我在她身邊，我給你們學學，你說是不是表法？這不是這個腿要做手術嗎？去本來我一個好朋友說走後門，給她找一個什麼主任，給安排一個人專門給我姐做手術。結果我姐那幾個孩子提前一天把我姐送醫院去了，當時人家就安排了手術的主刀醫

生，等第二天我們去了，人安排完了。我好朋友說，小雲，這不行，他說我跟他們談談，咱們得換。我說不能換，換不尊重人。人家主刀都給妳安排了，妳又去換別人，那妳不尊重人，我說不能換，就該著是這個人給我姐做，所以這個主刀的沒換。這個第二天就給我姐做這個手術，做手術的時候是去一個推車，得擱那車上，我姐住三樓，它那個手術室在六樓，得坐那個梯子上去。怎麼接的，我姐？我姐人家這手術推車一來，我姐就開始唱觀音菩薩，那唱得才響亮，躺在床上開始唱觀音菩薩。那護士都瞅瞅大夫，說這老太太唱歌行嗎？大夫說挺好聽的，唱吧。這樣我姐就唱著歌，就躺在這個推車上，人就上手術室了。做完手術回來，推回來，還是唱著回來的。後來人家那個護士跟我們熟了說，說妳們這倆老太太和一般老太太不一樣，這老太太從推著就唱歌，做手術的時候還唱歌，我們都說從來做手術沒有這個先例，完了主刀，我們主任還說老太太唱挺好聽的，就唱吧。她那是大手術，應該是全麻，我回來問，我說姐，麻了，妳疼不疼？我也沒疼。整個手術一點疼的感覺沒有，她說我一直在唱觀音菩薩。我說那都全麻了，妳還唱嗎？她說它也沒麻著我。手術兩個小時，唱了兩個小時觀音菩薩。

所以後來可以說我姐住院那二十多天的時間，把她那一科的醫生、護士全度了，後來都到什麼程度？查完房，醫生、護士全呼到我姐那個病房，坐著跟倆老太太嘮嗑來了。我說是不是都影響你們工作了？那個護士長說，這倆老太太太神奇了，這家伙都把我們吸引進來了。主刀那個醫生他自己是肝癌，在上海請他老師給他做的手術，給我姐做手術，就是我姐姐孩子給我姐送到醫院那一天，他是第一天上班，手術後的第一天上班，第二天就給我姐做手術，我們不知道。他看見我，他說什麼？問我，你看第一次見面，也不認識，他管我叫阿姨，他說阿姨，我問一個問題。我說啥問題？我給

別人做手術，我殺不殺生？你看，就第一次見面，他就給我提這問題。第二個，妳能不能給我拿點佛經？你說是不是緣？我說好好，我一定給你拿佛經。我回家給他找的《認識佛教》、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就給他拿過去了。因為當時不知道他剛做完手術，他那時候做完手術三個多月。他就給我姐做手術，等下了手術台，出來的時候，我發現他那汗都淌，都往下淌，我還尋思他怎麼這麼弱，淌了這麼多汗。他就告訴我，他說手術做完了，很成功，他說我現在回家休息。他就回家去了。以後我才知道，他自己本身是一個肝癌患者，剛做完手術三個月，然後就接我姐，這是他的上班後第一例手術，就給我姐做的，然後就結了這個緣。

後來我姐都出院了，他還上我姐家去兩趟，就覺得說老太太不在那個病房住了，有時走那個門口就覺得空落落的，那倆老太太怎麼不在了？就這種感情、這種感覺。所以後來他又病了的時候，我姐告訴我，說小雲，那個某某大夫又病了，她說我去不了，妳過去看看。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後看見他媽媽，我說妳兒子呢？媽媽說，是不是釣魚去了？我說怎麼能讓他釣魚？我說有沒有手機？趕快給我追。他媽媽就打他手機，他接了，我說你到哪了？他說我到拉林了。我說你能不能開回來？他說阿姨，都跑這麼遠了，今天就去吧。我說你今天一條釣不著，去幹啥去？我就說完了，他也沒回來，他就繼續往前行了，惦念著釣魚，他就釣去了。我沒見著他，我就回家了。晚上他給我打電話，阿姨，讓妳說中了，我今天一條魚沒釣著，他說怎麼回事？我說我給那個魚發信息了，我告你們快跑，誰誰要去釣你們，我說沒等你車開到，牠們都跑掉了，所以沒釣著。他說阿姨，妳說話這麼靈嗎？我說靈，你以後千萬不能釣魚、不能殺生。我說你自己這個身體這種狀況，你還不放生，還殺生。後來他說阿姨，我聽你話，我這是最後一次，我再也不釣了。你看咱

們就是在平常日子當中，一個行動，幾句話，就把他幫助了，他就聽你勸導了，他就不釣了，他就不殺生了，這不是一件好事嗎？

回過頭來再接著我這名還沒全說完，這個名字合起來三字，不叫劉素雲嗎？我就想我這個劉，我給它變一變，我給它變成那個留住那個留，留下來那個留，然後素雲兩字不變，就變成那個留素雲了，這是我自己的解釋，留什麼？留住自性，去掉習性，回歸自性。我這個名，劉素雲，就是這麼解釋的，這是我劉氏解名法。

大家聽得挺開心。我再給大家講一個小故事，這是我婆婆的故事。我婆婆給我起個名，管我叫小傻妮，你們看我婆婆都叫我小傻妮，是不是我從小就傻？嫁到她家，那婆婆一看，娶了一個傻媳婦，管我叫小傻妮。我給你們講個什麼故事？這個我得照著說，這個別嘴，我還說不全，我得照著說，我婆婆給我講一個「鬼末哈斥眼」的故事，別不別嘴？什麼叫鬼末哈斥眼？我當時聽了這個詞以後，我說老太太，妳這都哪國話，還鬼末哈斥眼？說實在的，我寫這幾個字的時候我都不知道哪個更準確。那鬼我會寫，鬼末哈斥眼，那眼就是眼睛那個眼，就這麼個詞，我說老太太妳怎麼說這個事？

這中間穿插這個小故事，就是我那時候上班以後，一九六四年在一個小學當代課老師。因為我家屬於叫什麼根紅苗正，所以人家就要培養我入團。我從小對這些腦子裡沒概念，人家都說積極要求入團，積極要求入黨，我入團也沒要求，入黨也沒要求，完了弄拔弄拔都入上了，真是這麼回事。這團支部書記就找我談話，說劉老師，妳得寫入團申請書，妳要入團。我說那麼多人都不是團員，讓他們先入，他們入完我再入。就這個我都能讓。然後那個支部書記說，說這個不是說誰想入就能入的，得有個培養過程，妳是積極分子，妳得寫。我回家就跟我爸爸一報告，我爸就讓我姐，素青，給小雲寫個入團申請書。我姐就乖乖的寫個入團申請書給我了，她說

小雲，妳自己簽名。我說妳直接給我簽上。我姐就把我的名簽上，第二天拿著交到團支部，就是我的第一份入團申請書。交完了以後，至於人怎麼培養，我也不知道，說還寫思想匯報什麼的，我都不寫。後來就要發展我入團了，給我發表填，填完了做鑑定，我記著大家可能是團員還得舉手通過。那次鑑定完，我就沒被通過。團支部書記告訴我，說妳入團沒通過。沒通過拉倒，這東北話，沒通過就沒通過，我就沒事了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通過。

過了一些日子，我的幾個同事，因為我們當時那般大般的都。你看那年我是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，我十九歲，也就十九歲，二十來歲。我們那一小撥全都是這麼大年齡的，然後他們幾個人就上我家，上我家說話就繞著彎的說，我也不知道他們去幹啥，要表達什麼意思，這就說、嘮的。說完了走了以後，我婆婆就說，那小傻妮就是那一次給我取的，他們走了以後，我婆婆就說，小雲，妳知不知道妳這幾個同事幹啥來了，他們說那意思妳聽明白沒有？我說老太太，我真沒聽明白，您給我解釋解釋，他們說的啥意思？你看我的同事跟我說話，我沒聽懂，我婆婆聽懂了。我婆婆說，妳們學校有個什麼事，就關於什麼團的事，怎麼回事妳跟我說。我就跟她說，我說我入團這次沒通過。我婆婆說，那我就知道了，她說肯定是有人背後搗鬼，給妳拽下來了，現在一看妳也沒啥反應（我真沒反應），是覺得自己不好意思了，也可能良心發現了，到這來實際是比較策略的跟我道歉來了。但是不明說，不能明說，說妳入團我們幾個沒通過，給妳鼓搗下來，他沒這麼說。

因為我婆婆把這意思聽明白了，所以那次我婆婆就說出這個鬼末哈斥眼這個詞。她說妳傻麼呵呵的，你看人說啥，我看妳兩眼發直，瞅著人家，我就知道妳根本就沒明白意思，還是我給妳聽，這我婆婆替我聽的，說妳看人家那幾個，一個一個鬼末哈斥眼的。這

個詞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，我就請教我婆婆，什麼叫鬼末哈斥眼？我婆婆給我解釋，我給妳說，就心眼多，鬼心眼多，那眼睛一轉，就一個道。說妳看人家說話那眼睛都這麼轉，這麼轉。我說我咋沒發現，說話就面對人，瞅著人說。她說妳傻呵呵的瞅著人家，人家那眼睛都轉。我說那一天這眼珠子要老那麼轉，它再轉到眼眶外去，我可不轉。所以就這個故事告訴大家，人還得實在，人實在，別人怎麼樣對待咱們沒關係。所以後來我婆婆為什麼特別喜歡我，就是喜歡我這實在，我沒有挑剔。

我婆婆最後走的時候，我半年沒上班，那時候就在省政府工作，我能半年不上班擱家侍候我婆婆。我跟我們領導說了，我婆婆就這麼一個兒子，兒子還就那種狀態，就我這麼一個兒媳婦，還沒有姑娘，所以我既是兒媳婦，我也是姑娘，我必須得回家侍候我婆婆。如果你們給我假，我回去侍候；不給我假，我也回去侍候，不讓我在這個地方待，我夾包我就走，我威脅人家領導。我們幾個處，你看我們處，三個處長，沒有兵，就我是小兵，你們都是領導，我就回去了。但是我有一句話，活我不耽誤，材料我拿回家寫，不給你們耽誤事，行不行？領導一看，你看這還有這樣人，回去侍候婆婆，工作還不耽誤，行行行。所以我就回家侍候我婆婆半年，在這半年當中讓我們領導挺感動，說這樣的兒媳婦少有，說能請半年的假去給婆婆侍候。

我婆婆當時臥床不起，臥床不起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，而且最後就像那個，是不是老年痴呆？那個時候我不懂，作人、鬧人，什麼話都唱著說。比如說她要吃紅腸，她就唱著說，我要吃紅腸。能唱出調來。我說妳等著，我下去給妳買。來不及了，不塞在我嘴裡我就嚎，就開始哇哇哇就嚎。給我們鄰居都嚎過來了，說妳婆婆怎麼的了？我說要吃香腸，我下去買來不及了，我說你給我看著，我

趕快跑下樓去買香腸。回來，扒皮不行，切片不行，放在枕邊，自己一會兒二斤香腸全都吃掉，就這樣事的。然後大小便她不告訴妳，我就成天坐在跟前看著，半小時之內一定要換一次，要不的她就弄髒了。最後她就盯著我、瞄著我，我不可能一時一刻我也不離，做飯我得離開。我一出去，她大便了以後拿手抓著抹牆上，所以我家那牆全是她這手印，都是她抹的大便。我回來一看，我說老太太，妳怎麼抹在牆上？她說那妳不沒在我跟前嗎？因為我沒在跟前，我就往這上抹。

所以就這樣，自己還說，小雲，我對不起妳，妳說妳對我這麼好，我怎麼還這麼禍禍妳？咱們倆說，下輩子妳還給我當兒媳婦，我還給妳當婆婆。我說好好，還得跟她拉拉勾。拉拉勾，我說下輩子妳還給我當婆婆，我還給妳當兒媳婦，正好是我老婆婆是半年以後去世，就是這樣。所以說昨天那個陳老師講她和婆婆的關係，我非常讚歎她，這個兒媳婦和婆婆的關係確實是比較難處，這我有體會，真是我有體會。但是我想不管對方怎麼樣對待妳，妳一定要善待對方。現在我是婆婆了，我要善待我的兒媳婦。我那時候當兒媳婦，我要善待我的婆婆，這個我能做得到，我不跟任何人計較什麼事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人還是傻一點好，別太精明了，太精明了還有一缺，這是我身邊的例子。

我認識一對夫妻，用老百姓的話說，賊奸、賊奸的，真是賊奸、賊奸的，那心眼真多，我可領教了。然後生了倆傻孩子，你說傻還沒傻透氣，你說不傻吧，還不奸，給這夫妻倆愁的。因為我和這個女方，要好的朋友，然後她就說，素雲，妳說這咋整，我這倆孩子這將來上學怎麼辦？他們怎麼能這樣，為什麼我倆也不傻，怎麼能生倆傻孩子？我就給人解析了，我說因為心眼都讓妳們夫妻倆長了，那倆孩子就不長心眼了。所以挺奸的夫妻倆生了兩個傻孩子，

真是這樣的。所以我說你父母你得給子孫後代積點福、積點德，你別全佔了，你都佔滿了，你兒孫肯定遭罪、遭殃，他不會健全的。你這個不信，你看看你的親朋好友、左鄰右舍，就像個規律似的。所以我們做父母的還是傻氣一點、厚道一點，多吃虧一點，給自己的子孫後代積點福德，這是你做長輩應該做的。別一天老玩心眼，算計這個、算計那個，算計別人，最後算來算去，最後算到自己頭上來。這是第一個我講的心要乾淨，就是我怎麼做的，第一個心要乾淨。

第二個，心要有緊迫感。有的同修說為什麼我現在還發不出來菩提心，念佛還念不下去？就是缺少緊迫感，這個不是官話，真是這樣的。你今天如果確切的知道你明天就往生，你今天你肯定有緊迫感。我為什麼能夠這樣？我天天有緊迫感，我就想明天我不一定在了，我就往生了，今天就是我的最後一天，我把我每一天都當作我生命的最後一天。這個師父承認這個，師父好像說應該是這樣的。你別想我還有明天，我還有明年，我還有多少年，不對，你就想我就剩今天一天了。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我早晨起來一睜眼睛，我還有一天念佛的時間，我就把握住當下這一天，老老實實念一天阿彌陀佛。過去的事我不想，未來的事我也不想，因為過去事過去了，你想它有什麼用？未來的事沒來，你想它有什麼用？你就把今天的事把握好，今天的事是什麼？一件事，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。你這多簡單、多自在。你成天那些亂呼呼的事，攪得你心神不寧，你說你苦不苦、累不累？你心往哪依靠？現在咱都有阿彌陀佛依靠了，你不依靠，你非得弄自己心亂糟糟的，那就怪你自己了。

我為什麼在這裡說，我這次回去我還是閉門謝客？但是我告訴大家我不閉關，我也不會閉關，到現在為止我沒閉過關，我就是閉門謝客，然後我還是老實念佛。今天鍾媽跟我說了一句，妳現在是

什麼露頭角，怎麼說的，鍾媽？偶爾露崢嶸。意思說妳這老貓著貓著，我給解讀的是鍾媽誇我，妳沒白貓，妳這次來了以後，一下子給大家講了這麼多，我偶爾的我就露了一下那個小頭角，好像是這個意思，是不是？你們想這將近一年的時間，去年十二月五號從澳洲回來，然後我回到哈爾濱的，是不是？這半年多的時間，不到七個月，這半年多的時間我在家貓著，我才能貓出這麼多東西，是不是？才能悟出這麼些東西，然後我來了才能給你們講。你說這有多好！你要讓我今天東一趟，明天西一趟，我也念不下佛，也讀不了經，也聽不了經，你們那個心浮動了，說不定我定力不夠，把我心也弄浮動了，我最後來了，我告訴，上台我就說，無話可說。那你說你們把我請來幹啥？五天我天天上台，坐這杌隄，我就說無話可說。那真是你說我自己都啥都不知道，我跟你們大家說啥？因為這七個月我確實悶在家裡，潛心念佛、拜佛、聽經，我就是這幾件事。你就包括刁居士和大雲見我的次數都非常少、非常少，我給她們下令，不要上我這裡來，自己在家裡好好念佛，不要種了別人的田，荒了自己的地。

所以我告訴刁居士，座機拔線、手機關機，所以這最近二、三個月，可能大家都找不著刁居士，都尋思失蹤了，那個謠傳就傳出來了，你們知道怎麼傳的嗎？從國外傳回來的，說聽說劉老師往生了。找不找我面，這刁居士也找不著了，這上哪去了？說劉居士往生了，是對我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出家師父，他在國外不知道怎麼聽到這個消息，急得輾轉托人到國內來打聽我的消息。我說那也不用解釋了，往沒往生這有事實，那師父是很關心我，真是的，他對我非常好。然後又說我被抓起來了，蹲監獄去了。所以對我那傳說多著，我聽了就一笑了之，是嗎？沒有吧！我說就是把我抓進監獄了，找了一個吃飯的地方，啥活都沒有，每天坐著盤腿打坐，阿彌

陀佛、阿彌陀佛，是不是？我換個地方念阿彌陀佛就完了。況且咱們也不違法，也不亂紀，也不叛國，也不叛黨，好好做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好公民，好好做一個標準的中國共產黨黨員，你說我幹嘛，誰能把我抓進去？不可能。所以這個傳就很多。

還有一種傳說，這是我能聽得到的，說我領著八大金剛在念佛。我聽了以後，我說那點沒點出名來？這八大金剛都是誰？我跟小刁和大雲說，我說包不包括妳倆？我說這八大金剛總得落到地，誰是八大金剛？有人就這麼問她們倆，她們倆說就她一個金剛擱家念。就是，你看我家就我老伴、劉優祕，就我們三個，我沒領任何人上我家去念佛。那過一段就得傳出來一撥，過一段傳出來一撥。所以現在我都習以為常了，傳啥我就像沒聽著似的。那你說你還用解釋嗎，還用爭論嗎，還用辯論嗎？說我蹲監獄了，我現在坐這，對不對？說我往生了，我現在活著，我沒往生，這不用解釋。說我帶著八大金剛，落實不了，對不對？我沒有八大金剛。那人家願意說，後來說解不解釋？說見不見同修們，做做解釋？我說不用解釋，那個嘴長在人家的哪個腦袋上，人家願說說唄，咱也別給人貼封條。我說說啥咱也不理會就完了，到現在就是這種狀況。

所以說有人很妒忌刁居士和大雲，都說趕著妳們合適了，能老在老師身邊，不是這樣的。大雲是給我弄光碟，師父講的《科註》，她十天半月攢一撥，給我送過去。小刁是基本上不太上我那去，我給她下死令，擱家念佛。我給你們說，可有意思了，這小刁她也著急，她說大姐，我能不能往生極樂世界？她說我決心要往生極樂世界，我就是現在老犯睏，做得還不行，我得努力。她看我一天磕一千拜，磕一千個頭，或者是我磕四個小時頭，她著急了，大姐，妳磕一千，我也磕一千。我也沒吱聲，我尋思妳磕吧。她就回家磕去了，第一天磕了一千頭，怎麼磕的我不在當場，我沒看著。是第

二天就上我這來了，報告來了，大姐，我昨天磕了一千頭，兩個手脖子磕出兩個大金包，我磕不了了，我明天我還磕三百。我說好好，我說妳還堅持，妳每天磕三百，妳把這三百一定要保證，不可以間斷，不可以懶惰，妳先堅持這三百就可以了，不要跟我比。就這樣，你說她實不實在？實在。

所以你說我們在一起，不是我對她們有什麼特殊的照顧、特殊的優待，實際她倆跟我在一起沒少遭罪。人家別人來見，她不讓見，橫著，那人能滿意嗎？人家不找她倆算帳？有的讓我幹什麼、幹什麼，小刁攔那橫著，說這個劉老師不能去，人家攔她家佛堂跪著，不答應不起來。後來沒辦法，那你跪著，我也跪著，小刁陪著人家跪著。她知道我肯定這個事我不能去，陪著跪，最後把小刁跪發怒了，你願跪你跪著，因為那是小刁的家，小刁說你跪著，我走。就這樣，對方才站起來，不跪了，有時候都給她逼得沒辦法，都能想出各種各樣的招來治她。所以在我身邊真是很不容易，希望同修們能夠理解我身邊的護法居士，別給她們出難題。這是第二個，心要有緊迫感。

第三個，要降伏六種心。這六種心是什麼？這個你要努力去降伏它，一個是妄心，第二個是貪心，第三個是瞋心，第四個痴心，第五個慢心，就是傲慢心，第六個疑心。你要是把這六種心你能給它伏住，你就會境界提高好大一個層次。在這裡我想重點說說降伏這個妄心，因為這個妄心人人都有，比較普遍，而且它的障礙較大。雖然妄念每個人都各有不同，但對念佛人的危害是一樣大的，這一點是共同的。我舉幾個例子說，就對我們念佛人來說，有哪些妄心，有的昨天我說的時候帶上了幾句。一個妄心就是見佛心切，急於見佛，一個意思，就是著急見佛，有這種念頭你見不了佛。那有同修不理解，說我要見佛是好事，這怎麼我著急見佛，我還見不了

佛？用一個白話來解釋，就你沒修到地方，沒到那個程度。你比如說咱們要上北京，你走到哈爾濱你就不走了，你北京能到嗎？不能。所以咱們不能有這種念頭，就是我就是著急見佛，什麼時候來接我？快點來接我。你這個念頭老反覆出現的話，著魔，肯定著魔。魔就想了，他不老見佛嗎？那我就變個佛給他看看。所以有好多境界是假的，見佛不是太容易，不是太多，有的人說我今天見佛了，我明天也見佛了。我可告訴你，那說不準就是魔變的。除了你念佛本尊他變不了以外，其他的佛他都可以變，他可以變佛，也可以變家親眷屬。所以你這個一定要清楚，不要急於見佛。你就是發了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個願，你就一句佛號綿綿密密老老實實念下去，其他的事都交給阿彌陀佛負責了，我們不要自己來安排、計畫我什麼時候往生，計畫不好使。

有時候真是預知時至，在這我還得插一小段，這個挺主要，真要是你預知時至你什麼時候往生了，我建議你保密，不要宣傳，有時候宣傳可能到時候你走不了。我姐就是個例子，二〇〇五年有一天我姐打電話告訴我，說小雲，我要走了。因為我姐我知道，她一輩子不撒謊、不騙人。我說姐，妳怎麼知道？她說我知道，我要往生了。我說日子妳知道嗎？她說我知道，四月初六。因為四月初六是我姐的生日，陰曆。我說那安排挺好，妳那天來的，那天走了，回家了，我說挺好。我倆電話就這麼說。然後這個話就叫我老伴在旁邊聽住了，他沒聽全，他反正知道我姐往生，日子他不知道。聽完了，我老伴出去給宣傳去了，好在他就見著兩人，就宣傳兩人，告訴，我老伴她大姐要往生了，她自己知道時間，具體的哪天我不知道。就這樣，宣傳倆。我姐自己宣傳了倆，告訴她身邊的兩個接觸比較多的佛友，說我什麼時候我要往生了。這樣就是加我就五個人知道了，到四月初六那天我姐就是沒走了。這兩個佛友知道我姐

要往生，其他的人不知道，她為了給我姐去送往生助念，這兩個佛友就找了幾個老菩薩上我姐家去打佛七，以這個名義讓她們去我姐家念佛的。她倆知道是送我姐往生，那些老菩薩不知道，大家就去念佛去了。

你說要我說身邊這佛友好心可能幫倒忙，我姐那一天是中午十二點往生，時候都知道。你說這兩個佛友，這傢伙起早就開始哭，因為她倆知道我姐要往生，起早就開始哭。你說她一哭，我姐定力，可以說我姐定力沒有我夠，我姐還愛哭，你說她倆一哭，她也哭，三個人都哭，這是一個。再一個，這要往生了，得做好準備工作，把我姐那個裝老衣服，大棉襖、二棉褲、大袍、小袍全都給穿上了，那四月初六那天已經暖和了，你說都捂上了那不出汗、不熱嗎？給我姐捂上，還給安排一個沙發，讓我姐擱那坐著，她們跪在地下念佛，我姐坐在那個沙發上盤腿打坐念佛，就等著這十二點往生，擺了一個架勢。

那時候就是我說我二〇〇五年病重，我一抬頭就休克，正趕上我那個，我姐不知道我有病，你說我要不有病，我姐往生我能不去嗎？我就愣去不了。我姐咋想的？可能是因阿彌陀佛想我們就姐倆，怕親情難捨，所以我妹妹不來送我，我姐這麼想的。我這面是病得起不來，但是我知道我姐那天往生，我昨天不說，那兩個樓中間的那塊藍天就飄那大蓮花、小蓮花，就是那個時候，就是那天我看見的。因為不是十二點準時往生嗎？我當時頭一天晚上我知道我姐走不了，但是我跟任何人沒說，我也沒給我姐信，我知道我姐走不了。第二天，就是四月初六了，早晨我就給我姐打個電話，我說姐，感覺怎麼樣？我姐說感覺良好，陽光明媚。我說那妳就準備往生吧。我倆電話就這麼簡單，我姐說行，準備工作已經做好了，就這麼等著往生。

到十點鐘的時候，這還有兩小時，這兩佛友就想，讓我姐去上趟廁所。這也好心安排，我姐上廁所，她家是中間一個小走廊，這面這個屋是我姐住的，這面這個屋是我外甥住的，我姐就這麼一個兒子。我姐後來跟我學的，她說我一出門，我看見老五擱他家那個屋裡面對窗戶這樣的，他可能抹眼淚，這兒子，兒子知道我姐要走，就是頭兩天，也不頭三天，我跟我姐說，我說妳給老五透點信息，別讓他感到太突然。我姐就跟兒子說了，這兒子就跪在佛像前，跟佛說，我把我的壽給我媽十年，不要接我媽走。所以這事都是往下拽，然後這不是看著兒子抹眼淚嗎？我說姐，當時妳心情怎麼樣，動沒動心？我姐說沒大動，小動了。然後我姐就走這小走廊上廁所，上完廁所回來，我這個外甥就擱她這個門口站著，等著我姐，就跟我姐說了一句，媽，進屋再跟我嘮兩句嗑行不行？我姐說這個時候我還知道不行，我說兒子，沒啥嘮的了，媽要去念佛了。我那個外甥也非常聽話，說媽，那妳就去念吧，就轉身進屋了。我姐告訴我，剛才見著他抹眼淚，我是心小動，這回一看老五，我心大動了，捨不得兒子了，就那種捨不得的念頭就起來了。然後又回去坐在她那個寶座上，去盤腿打坐等著往生了，這不還有不到兩小時了嗎？她說再坐，就前面那個感覺就沒有了。

我說後來到最後，接近十二點的時候，你是什麼感覺？我姐說，她說我半閉著眼睛，我打坐，我在念阿彌陀佛，但是我心不是定的，我自己知道，糟了。她自己知道糟了，她說她覺得她坐著騰空了，騰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她再也不往上升了，她告訴我，她那個感覺。她說我看見一尊佛的頭，沒讓我看臉，就看那些頭上那小疙瘩揪。她說我看那個佛是哪尊佛，她說不讓我看著臉，然後就聽到她家那個掛鐘打點，十二點，她說當時瞬間她把眼睛睜開了，她自己說了一句，法會到此結束。所以那兩個佛友，這個其中有一個佛友

第二天早晨上我姐家來，這頭一天送往生，這不是起早就哭嗎？這我姐不沒走了嗎？按道理她不應該哭了，第二天早晨又起個早，上我姐家來，跪在地下又哇哇大哭，就問我姐，大姐，妳昨天為什麼不往生？所以說我姐後來跟我學，我說妳看看往生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一個念頭錯了，一步走錯了，如履薄冰。如果不是這樣，那一天我姐肯定是往生。就因為這麼陰差陽錯，就沒走了。所以後來我跟我姐說，那就接著再表表法，那時候我姐沒做截肢手術。這後來這做了，二〇〇八年，那就是過了三年以後我姐做的截肢手術，做截肢手術這又給大家表了一個法。現在老太太坐家裡，佛緣也好，法緣也好，人緣也好，真是坐在那你看她，富態態的，就是一尊佛。行動特別費勁，但是心態特別好，人告訴我，小雲，我肯定回極樂世界。就這樣。

你自己安排好使嗎？我姐這不是自己安排的，但是就因為她洩密了，這後來我告我姐，是不是天機不可洩漏？妳要往生這件事，妳自己知道就可以了，不要跟任何人說。要往生了，你看有老太太不做的樣子嗎？師父講法的時候說的，人家兒子、兒媳婦他們安排吃飯，老太太說洗洗澡，人洗完了，一看，在佛堂往生了。這是最有智慧、最聰明的往生方法。我要往生的時候我不通知你們，到時候你們可別說，這劉居士沒良心，你說她往生她咋不事先通知一聲？我可不通知，包括小刁我都不一定通知她。別我要是告訴她了，提前好幾天連哭帶嚎的拽住我大襟，大姐，妳別走，那可糟了，所以我不告訴她。這是第一個見佛心切，這個念頭不可以有。第二個是往生心切，就想快點往生，和第一個有點類似，這個我也不說，也不再細說了。

第三個我想說說，追求境界，喜歡神通。好多菩薩們犯這個錯，為什麼有些話我不敢跟大家講，我就怕大家羨慕，說你看人劉居

士啥都知道，人家神通，有通。過去我一再說，我說我即沒神，也沒通，因為我沒追求過，我不會追求。現在我怎麼說？那個神通我現在才知道是啥了，那個神通是自性，是你自性裡的東西。你追求來那個東西是魔境，不是真正的神通。它自然流露出來那個東西是神通，這個神通，神通就是自性，這回我說明白了吧！所以你們千萬不要到外面去求這個神通，這個東西太害人了。老法師講法的時候有這麼一段話，我給你們說說，說「若不一心念佛，唯求速死，必定招致無量劫來冤家」，就是你這個念頭你招來的是什麼？無量劫的冤家，你自己把他們招來了。「令汝橫死」，就是讓你橫死，那就不正常死亡了，車禍了什麼的，水淹了，這都叫橫死，就是你招來那個冤家，他就讓你橫死，不讓你好死。「不但不得往生，待至將死，魔力已去，則苦不堪言，當生邪見，必至墮落」。這是老法師講經過程當中有這麼一段話，我是原文給大家引過來了，就告訴你不可以有這個念頭。這是第二個那條裡的。

剛才我說這個追求境界，喜歡神通這個，因為這個這些年我遇到太多太多了，有的人喜歡神通、羨慕神通、追求神通。我告訴大家就是這幾句話，神通不用求，求是求不來的，它是自性本自具足的，你要一定去求，你求來的不是真正的神通，而是魔境。所以以後、今後千萬注意這個問題。我給大家說這四句話概括，就表達我剛才說這個意思，何是神來何是通，神通原來是自性，自性現前神自通，何必苦苦向外求，這就是我對這個的高度概括。有的同修又問了，那妳說神通是自性，那自性是啥？六祖惠能大師那幾句我不太完全理解。你要提出這個問題，那我就再給你說說，什麼是自性？「自性真奇妙，不悟不知道，自性是什麼，原來是真寶。智慧門打開，真寶全看到，不用向外求，自家庫裡找。此理明白了，你說妙不妙？」咱們這麼說，那個自性它就是一個寶庫，我們人人都有

這個寶庫，現在就是那個門關著的，怎麼能打開這個門？就是你有智慧了，你這個門就打開了。我說這個真寶不是那個珍奇那個珍，是真正的那個真，就是真正的那個寶，在你自己家裡那個庫裡有，我們非得上這個外面去找，你找來那都是外面的東西，不是你的。你智慧一現，你這個真寶這個寶庫門一開，自家庫裡找，你所有你需要的都在那庫裡。

你這個道理要明白了，你絕不東跑西顛的，你絕不東求西求了，你就知道你自已有的，你還跑外面找什麼？過去我不知道，現在我知道了，所以我什麼我都不去求，我不去找。好像幾年前，二〇〇三年前後我說了一句話，此處有真佛，何必向外跑，還是什麼我記不住了，也四句話，其中的兩句。有人批我，說妳說此處有真佛，那此處是指哪？那別的地方就沒有真佛了？我那時候我回答不上來，我現在我就能回答了，那真佛是我自性，是不是？這一句話絕對解答這個問題。但是當年，大概二〇〇三年、二〇〇四年左右，我沒有現在這個境界，我回答不上來。人家一批我，我就傻眼了，妳說此處有真佛？妳那個此處指哪？妳家有真佛？我沒那麼想，所以我沒回答上。那現在這個答案不就有了嗎？

我們淨宗學人一定要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不追求任何境界。我一再告訴大家，沒有境界的境界是最好的境界，你把這句話記牢了。沒有境界的境界是最好的境界，我後面加了兩個，切記、切記。你比如說附體，兩個原因，一個是這些個靈性生命現在知道未來怎麼回事，著急找出路，他們也要找一條出路，而且往往多是找念佛人，想藉你的光，這是一個。再就是這些個眾生和你有緣，他才能找到你。第三個喜歡神通，所以他就附你。附體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因為我們自己追求神通，而把那個所謂的神通招來，我們自己又抖落不掉，解決不

了，得找這個、找那個，很多人找我就是。

現在找我的，兩種人，一種人癌症，一種人附體，第二種人找我是最多的。哈爾濱現在有同修都求到這種程度，找不著我，找我姐、找小刁、找大雲，找她們，就說，要不那天有同修說我這小手非常管用，厲害，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出來的？那個同修就那麼說，劉老師這手一抓就能把我全身的病都抓沒。我從來沒給誰抓過，我不會看病，我也不是醫生。所以我過去說，有同修攔北京打電話，雙胞胎，倆孩子有病了，問我在北京上哪個醫院看？找哪個醫生看？我說簡直神了，你在北京，我在哈爾濱，北京怎麼回事我都說不清楚，我哪知道他上哪個醫院，找哪個醫生？就對我太，有點搞得太神祕了。實際不是那樣，我就是一個普通老太太，就是比較慈悲、比較善良，心比較真，除了這以外你瞅我，和你們有什麼區別？沒有。

遇到境界怎麼辦？這個也比較重要，你別一有境界你就找，讓劉老師給我抓一抓，把我那境界抓走。你招去的，我抓不走。應該怎麼辦？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，這八個字。你別見著好境界了，興高采烈的，第二天馬上，我看著佛了，昨天晚上我作夢夢著佛了，我夢著菩薩了，興高采烈的；要夢著那不好境界，夢見那個惡鬼了，愁眉苦臉的，真倒霉，昨天夢見惡鬼了。錯！夢見佛菩薩，我也不開心，我也不高興；夢見惡鬼，我也不煩惱，我也不討厭，一概是見怪不怪，最後其怪自敗，它自己就沒了。不要放在心裡，不要去理會它，什麼境界都是好境界。你像有的人說，劉老師，妳作不作夢？我很少作夢，我睡眠好，躺在床上我就睡著，偶爾的作夢，很少，但是我又記不住。作沒作過惡夢？似乎也有，但是我醒了我都忘了，我不知那惡夢啥內容。你說現在我每天晚上可能不知道在幹什麼，那你說那個境界全都是好的？未必。有一次早晨起來，好

像在起來前的一瞬間我記著我說的什麼話，我說現在他都這樣了，你怎麼還在折磨他，你的良心哪裡去了？好像是，正好說完這句話我就醒了，就在那一瞬間，這幾句話我記著。所以你說，但是就這個，過去就過去了，我白天幹我白天的事，我沒有時間想我昨天晚上我說什麼了。況且也不讓別人知道，也不讓聽明白，挺好的。這是第三個，追求境界，喜歡神通的。

第四個，就是不要盲目攀比。不要說，人家一天都念十萬聲佛號了，我才還念不上一萬，我得趕快攆。這個話題我想說什麼？不要把念佛、聽經定成任務。定成任務你煩惱，你有負擔，是不是？說我今天我一定要念五萬聲佛號。因為在廣州的時候，我就想給小刁和小謝她倆定個念佛的數，這樣有個拘束，我是這個目的。在那之前我自己先念，拿那個計數器我計，我記得我念一天最多的我念了六萬多聲佛號，那是我念最多的一天，凡一般的三萬是沒問題。後來我就跟小刁、小謝說，我說妳們兩個現在努力爭取每天念五萬聲佛號。小謝說行，大姐，我能念。小刁實在，小刁就說大姐，我不行，我就能念三萬。我說那好，妳念五萬，妳念三萬，自己監督自己，就把這個任務給定了。念了幾天，小刁嘴欠，樂了，告訴我，大姐，我今天念了三萬五。我說好，漲上來，從明天開始每天念三萬五。就這樣的，這是一個辦法，就是督促她們把心思用在念佛上。所以我說咱們念佛也好，拜佛也好，不要攀比，你說誰念了多少，磕了多少，根據你自己的情況量力而行，你就是不偷懶、不懈怠就可以了。

第五點就是憂慮牽掛。這個尤其我們女同胞，女同修們，是不是這個憂慮牽掛就更多一些？家長裡短的，丈夫、兒女、孫男弟女的，反正都是妳那牽心的肉，這個我們怎麼辦？放下，放下這些。妳說憂慮有用嗎？沒有用，解決不了問題。只有念阿彌陀佛解決問

題，用我的話就說，世間人世間事隨它去，一筆勾消，剩下一句阿彌陀佛，老老實實念。這是第五個，憂慮牽掛。第六個，疑神疑鬼。一會懷疑這個，一會懷疑那個，大障礙，這個我也不詳細說了。降伏這六種心，我重點就說了以上這麼多。

第四個大題，我想說說，勸勉同修念佛求生淨土，早化淨土青蓮，這就是我今天這個總的大題目。釋迦牟尼佛應化在世間，在娑婆世界八千次示現成佛，都是勸導眾生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們現在這個理弄明白了，那我們就要往這個方向走。有人說，劉老師，妳和阿彌陀佛、和觀世音菩薩怎麼溝通？這個就像那個電視頻道似的，你要看哈爾濱頻道，我必須按哈爾濱頻道那個鍵子；我看黑龍江頻道，我按黑龍江那個鍵子，這樣你才能看對。那你說我想看黑龍江的，我按的哈爾濱的，那你肯定你看不到黑龍江的。那我們現在這個鍵子按哪？西方極樂世界那個鍵子，你按那個鍵子，你看到的就是阿彌陀佛、觀音菩薩，這個信息就溝通了，頻道就溝通了。

我能跟大家說嗎？我有事找誰？找阿彌陀佛、找觀音菩薩，到目前為止沒有失誤過，找一次準一次。因為我每天都在和阿彌陀佛信息交流，和觀音菩薩信息交流，你說都是老朋友了，這麼說，那我有事去找老朋友，尤其釋迦牟尼佛又是我的老師，咱們的本師，他能不管嗎？我不找別人，我如果有很多人我都可以去求、去找，阿彌陀佛說有人管妳，不用我管了。我為什麼所以靈？就是因為我專找阿彌陀佛、找觀音菩薩，其他的我不找。這就是一種聯繫的方法。你要打手機，你要找某某某，你摁他的號，肯定他接電話，對不對？那我摁的是釋迦牟尼佛，或者觀世音菩薩、阿彌陀佛的那個號，那肯定接電話的是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，就是這麼一個很淺顯的一個道理。所以念佛是直接成佛的方法，那你不念佛，你想成

佛，你不說念佛成佛，念魔成魔，你念鬼就成鬼，你念仙就成仙，那你成天老神、仙的，那就神、仙圍著你。我為什麼說我是龍天護法常圍繞？那你想想你身邊誰常圍繞？

最後供養大家三首偈子，普勸世人念佛好，持戒念佛是真寶，名聞利養一場空，不如老實念佛好。第二首，佛心現蓮影，般若吐青蓮，我在蓮中坐，欣然回家園。第三首，念佛求生淨土，早化淨土青蓮，親近彌陀慈父，觀音勢至相伴。

來香港這五節課，我就算任務基本完成，至於對大家有什麼幫助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是如實的和盤托出了，我就這麼大本事了。我來了，我跟定弘法師說，既然來了我就豁出去了。所以這兩天講課、答疑怎麼安排，那我就怎麼服從，安排我幹啥我就幹啥，我一點也沒保留。所以希望大家這幾天對我講的，比如說我給你們說，哪塊講得不如法、不如理，可以提出批評意見，特別是你們幫我把把關。因為老法師是我的老師，我現在講的就是遵循老法師的理念。如果我講的過程當中有哪一個方面的理念和師父的理念相悖，請你們善心善意的提醒我，那不是我有意要那麼做的，你們提醒我。今後我再講的時候就嚴加注意，我不能和師父搞兩套，我既然承認老法師是我的老師，我是老法師的學生，我一定按老法師的理念走，我不會另搞一套的。最後，祝這次法會圓滿成功。